

## 【论 文】

# 论马来西亚的学校教育对民族发展的影响

## ——以小学教育为例

赖欣怡<sup>1</sup>

**摘要:** 马来西亚的民族矛盾问题是历史发展的产物,独立后的马来西亚政府希望能通过一系列政策加强民族融合,经过多次的努力却没有太大的成效。教育对民族意识的构建有着重要的作用,通过分析马来西亚的小学教育,我们发现以公平为由而成立的由不同教学媒介而形成的小学并不利于民族的和谐发展,反而更进一步加大了民族矛盾。为了减少民族矛盾并促进民族融合,实现三种语言共同为教学是较为可行的办法。

**关键词:** 民族意识, 马来西亚, 教育, 民族融合

### 1. 马来西亚的民族关系

世界上几乎没有单一民族国家,所以说民族问题是每个国家的重大课题之一。在一个国家内,民族融合是发展国家的基础,而民族分裂的现象只会拖慢国家发展的进程。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种族的国家,如果用民族人口比例来计算,这个国家以三大民族为主,其中马来人占总人口的68%,华人占23.7%,印度人占7.1%,其他民族占1.2%<sup>2</sup>。

有人曾用以下这番话来形容马来西亚的族群关系,“该国的族群差异和族群矛盾随处可见,族群纷争课题几乎无日无之,连绵不断,族群关系经常呈现异常紧张的态势。”<sup>3</sup>然而纵观1957年马来西亚独立以来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各民族之间激烈的斗争是很少见的(5·13事件除外)。所以我们可以从这样的角度来理解马来西亚的族群关系,那就是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三大民族是可以和平相处的,然而从微观的角度来看,三大民族之间的斗争却是不间断的。虽然这么说,可是三大民族的矛盾问题还是不断产生,到近年来,各民族间的矛盾更是到了越来越严重的地步,从2007年的黄明志事件<sup>4</sup>到2013年的校园民族歧视事件<sup>5</sup>再到同年的肉骨茶风波<sup>6</sup>我们可以发现,民族问题已经越来越严重了。

### 2. 马来西亚小学教育概况

在殖民期间,马来西亚的教育体系都处于非常落后的状态。19世纪前马来西亚并不存在正

<sup>1</sup> 作者为北京大学11级社会学系本科生,马来西亚华裔留学生,本文为课程作业。

<sup>2</sup> 龚晓辉 蒋丽勇 刘勇 葛红亮. 马来西亚概论.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第14页.

<sup>3</sup> 廖小健. 战后马来西亚族群关系研究. 暨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1页.

<sup>4</sup> 黄明志事件指的是黄明志在2007年把马来西亚国歌“NEGARAKU”改编成网络歌曲,并将其命名为“我爱我的国家”。改编歌曲中以各种语言混杂的方式来演唱,有马来语、中文、闽南语等。歌曲内容以讽刺马来西亚政治不公平问题和马来西亚公务员在处理事情时的态度为主,这首歌曲刚被放上网络就被疯传,黄明志本人也因这首歌爆红,政府本来打算就这件事情对黄明志采取行动,并提出可能会以消除黄明志的国民身份作为代价,然而在多方面的协商讨论后,最后黄明志也没有被给予这么严厉的指责,只是以罚款道歉了事。

<sup>5</sup> 2013年是一个民族矛盾事件频发的一年,校园民族歧视事件在马来西亚并不罕见,在2013年发生的2件校园歧视事件引起了众人的关注。事件一:2013年7月,一所马来西亚中学女校长在周一早上的周会上因现场秩序混乱而对非马来族学生高喊:“非马来族学生滚回中国、印度去!”事件二:差不多在同一段时期,马来西亚雪兰莪州一间小学在斋戒月期间关闭食堂,让非穆斯林同学在浴室内用餐。

<sup>6</sup> 肉骨茶风波指的是2013年7月,马来西亚华裔情侣在马来西亚穆斯林斋戒月期间发布微博照片,以“肉骨茶贺开斋”的照片风靡网络。穆斯林是不能食用猪肉的,而肉骨茶是由猪肉熬成的,这张照片一传出引起众多穆斯林的愤恨,认为他们这么做是不尊重回教的表现。



规的学校，1816年英国传教士创办的 Penang Free School (槟城义学) 标志着近代意义上的学校被引入马来亚半岛。这时候，一批英语学校逐渐开办，以英国式教育为基础的英语教育在马来亚半岛逐渐普及。然而英国统治者为了维护本身的统治地位，并不希望当地人民受到普及教育。英语教育在这时候成了“贵族”教育<sup>1</sup>，只有社会地位较高且富裕的家庭的子女才有受教育的机会。除了英语教育之外，那时候还出现了由各种族社区内部开办的本地语教育<sup>2</sup>。英国政府对三大民族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他们一方面积极扶持马来语教育，另一方面对华语教育和印度语教育则置之不管，促进了三大民族鼎力局面的发生。

1950年，“拜恩斯报告”被提出，该报告主张废除不同民族、语言的学校教育，以此实现教育上的统一。1952年，联邦立法会议通过了1952年教育法令，指出马来西亚的教育在小学阶段设立马来语和英语两种学校，并在马来语学校开设英语课程以及在英语学校开设马来语课程。与此同时，任何学校中只要有15名或以上的同学提出申请既可以开办教授华语和泰米尔语。同时，这个法令也指出，原有的华文和泰米尔文学校可以保留下来，可是条件是要添加课程教授马来语和英语，并逐步过渡到以马来语和英语为教学语言的学校<sup>3</sup>。这一法令由于受到了华人和印度人的反对，并没有顺利执行。

1957年8月31日，马来西亚宣布独立。1956年发布的“拉扎克报告”的大部分内被马来西亚联合邦立法议会接受，成为1957年教育法令的部分条款。该法令承认了马来语、华文、英语和泰米尔语这四种不同语言的学校类型，同时也指出马来语和英语为所有小学和中学的必修课，而其他民族语言的教学可以根据不同的需要有着不同的安排。1970年起，以英语为教学语言的学校逐渐被废除，马来语成为英语学校的主要教学语言，而**华文小学**和**泰米尔语小学**仍然可以继续以母语为教学媒介语，但是规定**初中以上的教育**必须统一以马来语为教学语言。

经过多次修改，按照教学媒介来划分，目前马来西亚的小学分为国民小学和国民型小学两种类型，其中国民型小学又有华语和泰米尔文。马来西亚的小学教育一般分成三种，那就是以马来语为教学媒介的巫小（也称国小），以泰米尔文为教学媒介的印小（也称泰小）以及以华文为教学媒介的华小<sup>4</sup>。对于国民小学和国民型小学的学生来说，马来语和英语仍然是必修的科目。

### 3. 马来西亚小学教育与民族问题

在马来西亚这个多元种族的国家，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都有着各自的语言、宗教信仰和文化，如何把这样一个异质性高的社会转变为具有统一的国家民族认同的社会，是国家独立后首要面对的事情。三大民族之间的关系发展到如此的地步，是历史发展的产物，然而国家目前采取的教育政策对民族关系也是有很大的影响的。我们都知道，民族意识和观念并不是先天遗传来的，而是在后天环境中逐渐萌生、明晰并不断发生变化的<sup>5</sup>。社会学强调人在成长的过程中同时面临着社会化的过程，而民族意识也是社会化过程中重要的部分之一。

学校是人们社会化的场所之一，学校教育给人们带来的不仅仅是课本上的知识，同时也基于人们在意识形态上的指引。教育是铸造共同文化和促进民族团结的重要手段，教育对一个人甚至一个国家的重要性我们都很清楚，然而我们却知道一个国家的教育制度不仅仅是一个“纯教育”性质的，它更多的是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历史等因素相互配合下产生的。

上文曾提到，马来西亚的小学教育一般上分成巫小、华小和印小三种不同教学媒介的学校，这么做其实对民族融合起到了很大的阻碍作用。在这样的划分下，有着强烈民族观念的父母都分别把自己的子女送到相应的小学就读，只有少部分家长在情愿或不情愿的情况下把自己的子女送

<sup>1</sup> 庄兆声，《马来西亚基础教育》，广东教育出版社，第21页。

<sup>2</sup> 同上

<sup>3</sup> 王英杰等，1997，《亚洲发展中国家的义务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第187页。

<sup>4</sup> 庄兆声，《马来西亚基础教育》，广东教育出版社，第58页。

<sup>5</sup> 马戎，2006，《民族社会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第28页。



到以非本族语言为教学媒介的学校学习，民族之间的沟通机会进一步弱化。有关数据显示，2008年全国1290所华小共有63.9万名学生和3.3万名教师，超过90%的华人子女在华小就读。<sup>1</sup>这种以不同语言为教学媒介的小学，表面上是以公平的原则来对待各个民族，实质上却是一种阻碍民族融合的体制。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愿意主动让步，以实现在学校教育中统一教学语言的局面。

我们可以从子女教育的方面来看待这个问题，常有人用一句话来形容儿童的纯真，“小孩刚出生之时就像一张白纸，你在白纸上任意的绘画都会影响这张纸往后的观感”。这句话很真实，同时也很贴切地把儿童的本性表达出来。正如上文所说，民族意识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与“非我族类”的外人接触才发生的民族认同<sup>2</sup>。父母把孩子送到学校就读，他们所接触的基本上都是同一个民族的群体，“我族”意识逐渐产生。再加上他们长期在“我族”的环境下成长，面对“他族”往往会不知所措，不知道该如何与他们相处，甚至对他们产生了排斥的心理。以我个人经验为例，在华小除了大部分学生是华人，教师、校长等行政级人员甚至是负责打扫卫生的阿姨和叔叔，大部分都是华人。虽然没有实质的证据证明这样的现象是刻意安排的，可是这样的情况在当地的华小却是普遍存在的。这种意识形态上的同族隔离使得民族隔离进一步加深，民族融合问题无从谈起。

另外，华小和印小虽然被纳入国家的教育体系中，但其发展规模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限制。在数量方面，政府限制华小和印小的扩建，并增加了巫小的数量；在财政方面，政府在进行拨款的过程中侧重于国小的津贴。在第二个“五年计划”（1996-2000年）期间，华校和泰小的学生分别占学生总数的21.07%和3.63%，但只分别获得了占小学拨款总额的2.44%和1.02%。而国小的学生占学生总数的75.3%，却获得了占小学拨款总额96.54%的拨款<sup>3</sup>。

目前马来西亚政府表面上主张“一个马来西亚”，即提倡民族融合，可是实质上却对各民族从各方面从小进行制度性的民族隔离，阻碍了民族之间的交流和相处，各民族之间无法相互理解、沟通。在这种情况下，民族问题只会进一步加深，并且以“我族”为主的思想会越来越偏激，长期下来将会影响国家的和谐发展。

#### 4. 思考

在历史的影响下马来西亚社会有着一个特殊的局面，即在马来人在政治上享有特权，华人在经济上享有特权，“我族”与“他族”的概念在马来西亚人心中变得异常重要，民族不仅仅是一个区分文化和信仰的概念，更多的是变成了一个获取权力和利益的手段。虽然说目前马来人的权力逐步壮大，法律方面也允许马来人在各方面也享有着特权，然而华人在经济实力上的影响力也是不容忽视的。华人和马来人在经济和政治上各自掌有特权，然而马来人却希望让马来西亚成为一个“马来人的马来西亚”<sup>4</sup>。为了改变国人的意识形态，他们试图通过其在政治上的特权改变教育制度，形成统一以马来语为教学媒介的小学教育。然而，华人清楚明白到，要是真的这样的话，华人在马来西亚的社会地位会进一步削弱，马来人势力会进一步扩大。为了阻止这件事情的发生，华人纷纷反对马来人的做法，在相互制衡的情况下，以三大源流为教学媒介的小学教育制度形成了今天马来西亚小学教育制度的局面。

我们都知道，教育是实现民族融合的根本，然而在马来西亚教育导致民族分裂的原因之一。怎么样的小学教育才是最好的？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会发现不同的答案。从民族融合的角度来看，统一教学媒介是最好的。在这种情况下，华小、巫小和印小等具有民族割裂性的制度将会被彻底消除，实现各大民族同坐在一个课堂上上课的情况。我认为，“我族”与“他

<sup>1</sup> 龚晓辉、蒋丽勇、刘勇、葛红亮，《马来西亚概论》，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第194页。

<sup>2</sup>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1989(4)第5页。

<sup>3</sup> 马燕冰、张学刚、骆永坤，《列国志：马来西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358页。

<sup>4</sup> 庄兆声，《马来西亚基础教育》，广东教育出版社，第48页。



族”这一概念是在相对的情况下出现的，要是真的实现各大民族同坐在一个课堂上课，由于孩子从小就接触到别的民族，他们就不会主动地去想“我”和“他”这个概念，“我族”和“他族”的概念也不会这么容易产生。

同时，为什么说不同民族的小学生一起上课会促进民族融合呢？这个做法除了可以促进民族之间相互交流，还可以让孩子们了解不同民族的文化和习俗。在与不同民族相处的过程中，孩子们学会互相理解、互相容忍、互相接纳。以信奉回教的穆斯林不能吃猪肉的例子来说，在与不同民族的同学相处时，他们会明白不同的民族之间有着各自的文化和习俗，并在相互尊重的情况下相处以促进民族融合。

然而，从公平的角度来说却又着不同的答案。我认为，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公平。第一，就是取消马来西亚的三大源流小学教育，对其他民族来说是否公平？第二，就是即使消除三大源流的小学教育，那么应该以什么语言为教学媒介才是最公平的？首先，很多人把语言当做是最能代表一个民族的象征，他们认为消除三大源流的小学教育而制定出一个统一的小学教育，就意味民族的消亡。可是事实并不一定这样，人的一生除了学校教育，还有家庭教育，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化的教导不一定要在学校教育中实现，在家庭教育中同样可以完成，所以说我并不认为这样的举措意味着民族的消亡。然而，我同意这个举措会在无形中壮大某个民族的权力以及在无形中削弱了某个民族的权力。正如我在上文提到，马来西亚的华人和马来人在经济和政治上分别有着优势，以任何一方的语言为教学媒介都会出现此消彼长的情况。所以我认为，消除马来西亚的三大源流小学教育，对无论那一个民族来说，不能算是公平的，但却是必要的。

另外，即使消除三大源流的小学教育，我们也很难说出到底以什么语言为教学媒介才是最公平的。马来西亚以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为三大主要民族，所以我认为，应该同时以这三种语言为教学媒介，让学生在学习本民族语言的同时还能学会其他民族的语言。当然，每个政策的施行不可能可以脱离其所在社会的背景而存在的，马来西亚以马来人享有特权的规定是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所以说在推行三种语言同时为教学语言的时候，马来语的教授学时可以适度地得到提高，这种做法既能保留马来人在教育上享有特权的理念，同时又能学会多种语言，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同时还能促进民族融合。所以说我认为小学教育不应该是以语言为教学媒介划分的，而是应该让各民族在同样的环境下成长、学习。然而，要实现教育改革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必须经过长时间的推动以及多方面相互配合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实现。

## 参考文献

- (1) 龚晓辉、蒋丽勇、刘勇、葛红亮，《马来西亚概论》，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 (2) 廖小健，“战后马来西亚族群关系研究”（暨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
- (3) 庄兆声，《马来西亚基础教育》，广东教育出版社。
- (4) 马戎，2006，《民族社会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 (5)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1989(4)。
- (6) 马燕冰、张学刚、骆永坤，《列国志：马来西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